

春秋左傳正義

三十一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五

孫少平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哀公 䟽

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是夫人定姒所生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

共仁短折曰哀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楚子陳侯隨

侯許男圍蔡

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

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 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䟽

注隨世至封之日僖二十年楚人伐隨

四五

春秋正義三十五

自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於楚為楚私屬不通於諸侯征伐盟會不齒於列故史不得書之猶如邾滕為人私屬不序於宋盟也定四年保護昭王楚得復國楚人感其恩德使隨列於諸侯今楚帥諸侯圍蔡令隨在其班次以之告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殺之此時許復見者以許屬楚故疑蓋楚封之當如蔡侯廬陳侯吳受封於楚也世族譜許男斯之後有元 麇鼠食郊牛 公成悼公孫則是楚封元公為許男也

改下牛夏四月辛巳郊

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䟽

注書過至

一處 正義曰桓五年傳例云凡祀啓蟄而郊過則書今以四月始郊已入春分之氣故書過也宣三年郊牛之口

傷成七年麇鼠食郊牛角言其傷食之處比不言所食處者所食非一處也

秋齊侯衛侯

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

栽栽設版築為圍壘周可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

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如子西之素子西

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壘而出降使疆

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

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為明年蔡

遷州注栽設至一里正義曰築牆立版謂之栽栽來傳疏者豎木以約版也楚慮外人救蔡則於表裏受

敵故築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以圍之欲置兵其內以攻蔡使外人不得救之注夫猶至守蔡正義曰劉炫云

春秋正義三十五

二

林

杜言夫猶兵也以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然則未築壘前兵豈遠城乎壘成之後兵復出壘乎以圍人夜守

常事何言晝夜九日以後兵豈散乎炫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劉

炫以為丁夫築城晝夜九日杜必以夫為兵屯守九日者以屯是戍守之名故詩序云屯戍於母家又案傳晉有軌

車皆是兵之屯守經籍未有作役之人而為屯守之號者故杜為此解劉妄規杜失非也注楚欲至師還正義

曰服虔云蔡使楚進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意言蔡割地以賂楚也杜不然者以昭七年傳申無宇云先君文

王作僕區之法所以封汝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則楚於文王

之時其竟已至汝水寧於此役蔡始令楚進疆于江汝之間也且汝水江國不可共文故杜以為楚使蔡徙其國都

於江北汝水之南自擇疆宇欲令遷都近楚為楚屬國蔡人冀令楚去心雖不肯權宜許之楚還之後蔡更自議已

與楚惡不如事吳故請遷于吳以吳為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

携李也携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遂入越越子以

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種

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

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

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

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歸于有仍

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其甚澆能

戒之其甚毒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

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

除已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

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

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

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葛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謀澆

女艾少康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

過澆國
戈豷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物事也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且之不

亦難乎

言與越成是使越
豐大必為吳准

句踐能親而務施施

不失人

所加惠賜
皆得其人

親不棄勞

推親愛之誠
則不遺小勞

與我

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

存之違天而長寇讎

猶言天
與不取

後雖悔之不可

食已

食消也
已止也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姬吳姓言可
計日而待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春秋卷之三十一

四

何昇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

訓

生民聚財富
而後教之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謂
吳

宮室廢壞當為汗池為
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

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

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嫌夷狄不與華
同故復發傳

疏

注夫椒至椒山
以夫椒為地名以戰必在山旁以山表地耳

正義曰杜於此注以椒為山名土地名
注澆寒至

斟灌

正義曰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
以代夏政而用寒浞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于過

是言澆是寒浞之子封於過也二斟夏同姓諸侯夏本紀
文也又襄四年傳云澆用師滅斟灌此言殺斟灌者王肅

云滅殺也古者滅殺尊卑同名其意言殺其君而滅其國
故二文各言其一也賈逵云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因殺

夏后相也案下句別言滅夏后相王解是也 注夏后至
所滅 正義曰夏本紀云禹生啓啓生大康大康崩弟仲
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是相爲仲康之子啓之孫也書序云
大康失邦作五子之歌其經云大康尸位以逸豫乃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則大康
之時羿已權威能廢大康矣脩征云唯仲康肇位四海孔
安國云羿廢大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羿之所立
也仲康崩子相立蓋亦羿立之矣傳言羿因夏民以代夏
政蓋於相時羿始自立爲天子相於是失國依於二斟及
澆滅斟灌相復爲澆所滅 注虞舜至己害 正義曰尚
書堯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又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
虞皇甫謐云嬪于虞因以虞爲氏虞今河東大陽縣西山
上虞城是也然則舜有天下其代號虞因本河東大陽之
虞及周之興封仲雍之後爲虞國即彼地是也但舜既禪
禹禹封舜後爲諸侯雖取虞爲國名未必封於河東虞地
而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爲名疑是夏時虞國杜於地名

言有者皆是疑辭言有以示不審也庖正當周禮之庖人謂
之爲正當是食官之長故爲掌膳羞之官也賴此以得除
己害得在泥之世不被殺也 注方十至爲旅 正義曰
方十里爲成司馬法文也五百人爲旅夏官序文也田一
成衆一旅言食此一成之地其內有爲兵者五百人周禮
小司徒云乃井牧其田野鄭衆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
衍沃牧隰臯者也鄭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
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
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杜解牧隰臯
雖與鄭異其授民田二而當一理亦宜然計方十里爲方
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百夫也其一
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得爲
五百夫矣 注襄四至少康 正義曰引此傳者言少康
能布恩惠以收夏衆以德撫靡故得用靡遺民滅浞而立
之 注猶言天與不取 正義曰吳語云越滅吳吳王請

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取是也後雖至食已正義曰言悔恨之深結於心腹不可如食之消也

注生民至教之正義曰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

以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鋪歎之也非身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

不收於國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邯鄲

鄆叛范中行氏之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

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

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

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左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

春秋正義三十五

六

宋琦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

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

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

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

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

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

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

曰草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傳

而改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陳侯從之

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

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齊侯衛侯會于

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師**注

師至不書正義曰杜以經書齊衛伐晉傳言四國伐晉

故唯解魯與鮮虞不書意也劉炫以齊衛會乾侯救范氏

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然

魯與鮮虞會之齊衛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乘是

稱師衛將尊師少故云孔圉後伐四國並皆不書非獨魯

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書

義出百塗並得通也今知劉非者杜以傳齊侯衛侯止云

會乾侯不言伐晉即云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與

經齊侯衛侯伐晉文相次當以為一鮮虞狄帥賤故略而

不書猶邠之戰唐侯從楚而不書平丘之會狄人從晉而

不書之類是也劉以為孔圉等更別伐晉魯師吳師在

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
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
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器**不起壇也

不彤鏤

彤丹也鏤刻也

宮室不觀

觀臺榭

舟車不飾衣

服財用擇不取費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在國天有菑厲

厲疾疫也

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

分而後敢食

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

其所嘗者卒

乘與焉

所嘗甘珍非常食

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

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知身死不見曠弃

吾先大夫

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易猶反也

今聞夫差次

有臺榭陂池焉

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徧再宿曰次

宿有妃嬪

春秋正義三十五

嬪御焉

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

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

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年

起

疏

食不二味二為美味也

正義曰謂與在下同其好惡不別在國天有菑厲正義曰在國

與在軍相對天有菑厲與下句相連言有菑厲之時親自

巡孤寡共其乏困也本或天作無誤耳注必須至徧也

正義曰孫武兵書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

言飢故闔閭在軍如良將之法必須軍士皆分熟食然得

敢食王不先自食也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

餘若單醪注流也杜以分王半食不足徧及軍人且所嘗

珍異乃得卒乘與焉王所自食不得分軍士也故顯而異

之分猶徧也待徧孰食王乃自食也注積土至曰次

正義曰釋宮云闈謂之臺郭璞云積土四方也又云有木者謂之榭李巡云臺上有屋謂之榭又曰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莊三年傳例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孔安國尚書傳云澤鄣曰陂停水曰池言夫差所停三日則役民為此也 注妃嬙至內官 正義曰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則妃上下通名也釋詁云妃合會對也妃嬙也是匹對於夫婦官之最貴者也嬙在妃下次於妃也周禮有九嬪女御以有四名分為二等故言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婦官之名周禮無嬙蓋後世為之名漢有掖庭王嬙是因於古也 冬十月晉趙

鞅伐朝歌

詩范中 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伐邾取濼東田及沂西田

邾人以略取之

春秋正義三十五

九

李益

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繹

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疏

注句繹至要之田慮後悔競技共盟以要之伐則

正義曰既取其

三卿盟唯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案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則句繹小邾地也注言邾地者以傳云伐邾邾人愛其土賂以濼沂之田而受盟被伐受盟則盟在邾地猶若成二年楚人伐我師于蜀公及楚公子嬰齊盟于蜀之類是也邾與小邾國竟相近句繹所屬亦無定準猶齊魯汶陽之田莒魯爭鄆之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而劉炫以句繹為小邾地而規杜非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定四年 盟臯鼫 **疏**

注定四年盟臯鼫

正義曰元以昭八年即位三年二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滕子

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

于戚疏衛世子正義曰世子者晉人納之以世子告言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以世子告言

是正世子以示宜為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秋八月甲

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冬十月

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十有一月蔡遷于州

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四懷土而欺大國

故罪而書名春秋正義三十五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

賂以澶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

南僕子南靈公子郚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聩奔無大子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

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夏衛靈公

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為大子君命也對曰

郚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

郢必聞之言當以臨且亡人之子輒在輒刺曠之子出

公也靈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公適孫

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

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太子綏綏者始發八人

衰經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告於門哭而

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

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

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旃與罕

春秋正義三十五

十一

符考

駟兵車先陳旃先驅車也以先驅罕駟自後隨

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

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必大敗之從之卜

戰龜焦北不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樂丁晉大夫諱大雅謀協以故北詢可也詢

詢也故北始納衛大子卜得吉簡子誓曰范氏中

行氏反易天明不事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

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

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

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受郡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

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廡役志父無罪君實

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

戮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

君再重六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無入于北北葬域下卿之

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

春秋正義三十五

子衛大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

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

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

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

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

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麋之

麋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疝作而伏疝瘡疾也衛大子

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天也烈

祖康叔

也烈顯

文祖襄公

繼業守文故曰文祖崩贖襄公之孫

鄭勝

亂從

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為從於亂

晉午在難

午晉定公名

不能

治亂使鞅討之

鞅簡子名

蒯聩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

戎右持矛

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若

集成也

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

不敢愛故以祈禱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

于車中

也

獲其逢蠹旗

蠹旗名

大子救之以戈

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

羅無勇故鄭師北猶獲羅

大子

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

可矣

趙孟簡子也喜大子前怯今更勇

傳使曰雖克鄭猶有

知在憂未艾也

傳使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初周人

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

尤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

趙

氏得而獻之

得尤以獻簡子

吏請殺之趙孟曰初其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還其所稅

及鐵之戰以徒

五百人宵攻鄭師取逢蠹旗於子姚之幕下

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

射前列多死

晉前

趙子孟曰國無小

言雖小國猶有善射

者

既戰簡子曰吾伏弋嘔血

弋衣嘔吐也

鼓音不

寒今日我上也

功為上

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

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靽將絕

吾能止之

止使不絕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靽

皆絕

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疏

注三揖卿大夫士正義曰周禮司士云孤卿

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是時

卷六八

春秋正義三十五

十四

何昇

至而南正義曰土地名云河經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

郡魏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是言晉時河所

經也春秋之時河未必然故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與晉

時河道異也土地名又云戚頓丘衛縣西戚城在枯河東是

春秋時戚在河東也從晉而言河西為內東為外故云戚在

河外也是時晉軍已渡河矣師人皆迷不知戚處陽虎憶其

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為右故欲出河右

而南行也注統者始發喪之服正義曰士喪禮既小斂

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玄云括髮者去笄纏而紛也

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又

奔喪之禮至於家入門哭盡哀括髮袒自齊衰以下入門哭

盡哀免麻于序東如彼禮文則主人當括髮齊衰以下乃免

此大子統者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統代之耳靈公以四

月卒今以六月而大子統故云統始發喪之服也遠道不臨

喪者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統也鄭玄注士喪禮云免之制

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

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 詩曰至我龜 正義曰詩大雅絲之篇美大王遷岐之事爰於也既見周原之地肥美可居於是始集幽人從己者於是與謀議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言先人謀後卜筮也 反易天明 正義曰天有尊卑人有上下下事上臣事君法則天之明道臣不事君是反易天之明道也 經德義 正義曰此經德義與傳經國家詩序經夫婦皆意同也經謂經紀管理之不除君惡則德義廢矣宜經紀德義使不壞也 克敵至受郡 正義曰上大夫下大夫謂於大夫之內分爲上下其上大夫非卿也此言先無田祿者若能克敵得此賞也 注周書至四郡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立云邑方二里立方四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如彼文則縣方二十里耳周禮又無郡不可用以解此故引周書解之或曰周書者孔子刪尚書之餘今案其存者其文非尚書之類其作雜篇有此言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千里百縣則縣方百里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縣方百里則出車百乘也昭五年傳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縣別有百乘與作雜之言合也上大夫受縣縣則爲百乘之家言得進爲卿也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方五十里之采邑 注十萬畝 正義曰王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則士田十萬爲方十里有餘 注志父至其賞 正義曰牧誓武王誓衆尚自稱名況以人臣誓衆固當自稱名矣知志父是簡子名也簡子名鞅又名志父者服虔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既復更名志父或當然也楚公子圍弒君取國改名曰虔經即書虔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即書居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者彼楚子旣爲國君臣下以所改之名告於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國家不爲之諱仍以趙鞅名告故書鞅也鞅言君實圖之言已事濟君當謀其賞

也簡子言此君當謀其賞者言君當賞其在下副上所誓之言欲使在下信之非欲自求賞也 注屬辟至一重

正義曰禮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柩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是屬辟為棺之重數也大記之文從外向內大棺之內有屬屬之內有柩柩親身之棺鄭玄云柩堅著之意也如記文大夫無柩今簡子自言有罪始不設辟者鄭玄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柩時僭也為時僭日以自言無罪則僭設有罪乃不設耳記言士棺六寸檀弓又云夫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鄭玄云為民作制民猶四寸簡子言三寸者亦示其罰之重今制度卑於民也記有柩棺柩棺柩謂棺也不以桐為棺簡子言桐棺者鄭玄云凡棺用能溼之物梓槨能溼故禮法尚之桐易腐壞亦以桐為罰也檀弓又云天子之棺四重鄭玄云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柩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鄭玄云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

三寸合六寸也此為一重柩棺一所謂柩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檀弓之文自內向外水牛之革一也兕牛之革二也二者相襲乃得為重故以此二者為一重也又有柩也屬也大棺也此是天子四重為數五棺為四重也喪大記之文君有大棺也柩也屬也大夫有大棺也屬也鄭玄注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柩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是上公數四棺為三重諸侯數三棺為再重大夫數二棺為一重七以一棺為不重也杜之此注唯無上公士耳其言重數與鄭同也若然禮器云天子葬五重諸侯葬三重大夫葬再重以多為貴也彼重亦當謂棺而其數皆較一者鄭玄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杭木與茵也葬者杭木在上茵在下然則茵以藉棺杭為負土天子及諸侯大夫皆數彼以增棺數故皆多較一也杜言此棺之重數者以明不設屬辟為罰也 素車樸馬 正義曰素車無飾謂不以翼柳飾車也曲禮云大夫去國為位而哭乘髦馬鄭玄云

駟馬不駟落也則此樸馬亦謂不駟落用此以載柩也雜記稱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然則柩皆人挽此用車馬載者禮言乘人設法許之耳道遠者當用牛馬且此言亦為罰也無入于北正義曰周禮冢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北域鄭玄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此言不入北域亦罰也注郵無恤王良也正義曰下云子良授綏是也服虔云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為難故為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授天子綏正義曰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論語稱孔子上車必正立執綏而升綏者挽以上車之索故授之使之升也少儀云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地諸幣鄭玄云面前也幣覆琴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自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琴上也 有馬至牖下正義曰襄二十七年傳曰唯卿備百邑注云一乘之邑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百乘卿之極制也檀弓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則禮之正法死於牖下 衛大至襄公正義曰禮於曾祖以上皆稱曾孫此雖並告三祖對文王康叔稱曾孫也晉語說此事於襄公之下又有昭考靈公國語與傳異者多矣此下云無作三祖羞是無昭考也 大命至不敢愛正義曰上言無絕筋無折骨謂軍之士衆無令傷損以成大事此云大命不敢請者謂己之身命不敢私請苟以求生佩王不敢愛尚書金縢稱周公植璧秉珪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是禱請用王也在軍無珪璧故以佩王 兩鞞至皆絕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來轅其頸負軛兩鞞在旁挽鞞助之詩所謂陰鞞鋈續是也說文云鞞引軸也箝二十八注云在曾曰鞞然則此皮約馬曾而引車軸也兩鞞將絕而能制焉言其御之和也駕而乘材材謂橫地細小之木也乘小木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而鞞絕示其將絕之驗也

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

蔡

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殺駟以說吳言不特遷駟之為

哭

而遷墓

將遷與先君辭故哭

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

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疏

注曼姑至叛人曰春秋行兵征伐自非

正義

霸主之命諸國共行皆以主兵為首此圍戚實出衛意引齊使之助已計應曼姑為首而序在齊下者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推齊使為兵首故先書齊也穀梁傳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是先儒及杜皆同穀梁之說也宋魚石去而復入據宋之彭城襄元年經書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此蒯聵在戚齊衛圍之與圍宋彭城事類同矣彭城稱宋此不稱衛者蒯聵據戚與輒爭國非是叛人故不須繫之衛也公羊傳曰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其意言靈公廢蒯聵不用使之得國輒不以國與蒯聵是靈公之命行於蒯聵也立為國君是王事也以國與父是私事也不以國與父是天子之命行於諸侯也如公羊之言則輒義可以距父圍戚不為不義而杜言曼姑知其不義則輒不合距父意與公羊異者據左傳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然則輒之立也以周禮無適子則立適孫緣是以得立耳非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為輒之義自可讓而不受以已

通孫緣有可立之勢貪國以距父耳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勅使之距崩殞也論語說此事云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為也孔子意不助輒明是輒為不義故曼姑自知不義推齊為主

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傳五月辛卯相宮僖宮災天火曰災季孫斯叔

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

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

卒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冬

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

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官名火踰公宮相僖災

相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

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

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曰疋女而不在死疋具也子服景

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家宰之屬以待命命

不共有常刑待求之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

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
四四相從為駕之易
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

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鬱攸火氣也濡物
於水出用為濟
蒙茸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
自大廟始

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
助所不給有不用命

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

車乘車公車
季栢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

門關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

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
曰舊章不可亡

春秋正義三十五

二十

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

槐富父終生之後藩汁也
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
於是乎去表之橐表

火道風所向
者去其橐積
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市公宮使火無相連
孔子在陳

聞火曰其栢僖乎言栢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疏注司鐸宮名

正義曰僖二十年西宮災書之此不書者西宮公之西宮
親近偏君忽被天火故重而書之此司鐸雖是公小宮在

公宮之後非君來往之急又是人火所以輕而不書或可
舉廟重以略之
栢僖災正義曰傳言火而經書災者

司鐸初被人火火越宮而至廟以火踰宮故以災言之
注周禮至象魏正義曰周禮大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

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
日而斂之鄭立云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

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焉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眾云從甲至甲謂之浹日凡十日其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教縣教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官云布刑縣刑象各縣所掌之事為異其文悉同唯春官不縣者以禮法一頒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杜愬彼意言縣教令之法彼所縣者皆是教令之事故也由其縣于象魏故謂其書為象魏命藏其書也彼言朔日縣之十日即斂之則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書者象魏是縣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之注言相至所災 正義曰禮諸侯親廟四焉高祖之父即當毀其廟計相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親盡而廟不毀言其宜為天所災也所以不毀者服虔云季氏由相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其意或然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其意言哀公更立之不可

春秋正義三十五

二上

何昇

通於左氏故以為元不毀耳服虔又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杜無說或當同時災無先後故不言及

范氏世為昏姻劉氏周卿士 范氏晉大夫 長弘事劉文公之

屬大夫 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周與 范氏 六月

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云 之禍 疏 萇弘至萇弘 正義曰文公以定四

年卒也為之屬大夫謂當昭公之世也此時文公已卒萇弘知政以己先事劉氏又與范氏親既握國權遂與

范氏故周人殺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 常

相子之寵臣欲付以後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

告而立之南孺子季相子之妻言 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

事故勅令勿從已死

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

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

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

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

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唐子也

傳備言季氏家事疏召正常正常不反 正義曰服虔云召而問兒死意然則兒於正常去後始死死非

正常得知召之復可所問也當欲問不位康子之意故正常畏康子不反冬十月晉趙鞅

春秋正義卷三十五

二十二

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郛伐其

北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教

已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

士阜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疏荀寅至而出正義曰荀寅

徙內伐其北郭之郛又使其救已之徒自外伐圍郛之北門而入因外內攻故得出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次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

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疏蔡侯申 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由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罔罔生

靈侯般般生隱大子今昭侯申是隱大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字神

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誤 主賤者至盜也

正義曰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雖並是弒君之黨而非弒

君之首首是公孫翩翩賤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者賤此 蔡

盜也盜賤不得有其君故以盜為文不得言弒其君 葬秦惠公無傳宋人

公孫辰出奔吳弒君賊之 黨故書名夏蔡殺其大夫公

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 其民故稱人以執孫姓公孫霍皆弒 君黨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

楚晉耻為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 子不道於其民也亦本屬楚故言歸城西郭無 傳

魚西郭 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 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疏注天火至亡國 正義曰傳例曰天火曰災知天火 也殷有天下作都于亳故知亳社殷社也蓋武王伐

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各立之所以戒亡國也其社有

屋故火得焚之公羊傳曰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

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穀梁傳

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

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說者以為立亳社於廟門之外

以為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左傳稱間于兩社事當

為然郊特牲亦云喪國之社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

卒無傳同盟 於臯鼬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亂故 是以緩

葬滕頃公無 傳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

春秋正義三十五

二十三

丁未

承音懲 蓋楚言

而卒

翮蔡大夫

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翮以矢自守其門

文之錯後至

錯蔡大夫

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

人

併行如牆俱進

錯執弓而先翮射之中肘錯遂殺

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盱即霍也

疏

注承音懲蓋楚言

正義曰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

人而卒

正義曰言將如吳已適吳矣翮在路逐而殺之遂入于凡人之家言此者說其非理之意

夏楚

人既克夷虎

夷虎蠻夷叛楚者

乃謀北方左司馬販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

三子楚大夫也此蔡

春秋正義三十五

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

二十四

丁亥

邑致之者會其衆也

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負函

繒關皆楚地

曰吳將沂江入郢

逆流

將奔命焉為一

昔之期龍襲梁及霍

為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

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

浮餘楚大夫

蠻子赤奔晉陰地

陰地河南山北自

司馬

起豐析與狄戎

楚司馬販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

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

菟和山在上雒東也

右師

軍于倉野

倉野在上雒縣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

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

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

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

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為之卜卜城蠻子

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于三

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

楚復詐為蠻子而盡俘以歸注命大夫別縣監尹正義曰陰地

者河南山北東西橫長其間非一邑也若是典邑大夫則當以邑冠之乃言陰地之命大夫則是特命大夫使惣監

陰地故以為別縣監尹也以其去國遙遠別為置監楚官稱尹故以尹言之秋七月齊陳乞

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弦施弦多庚午圍五鹿

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

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逆

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郟逆時陰

入孟壺口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郟即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會鮮虞

納荀寅于柏人

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會也

疏

正義曰遂隨臨

稷初奔臨欲據臨距國今弦施逆稷欲納之他邑以臨險固故毀之

經五年春城毗

無傳備

夏齊侯伐宋

無傳

晉趙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再同

盟

疏

注再同盟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而也立杵臼昭二十六年盟于鄆陵定四年于皐鼫是

再同盟也昭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

葬齊景公

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

春秋正義三十五

二十六

魏奇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

柏人

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

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

私讎不及公

公家之事也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

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

出柏人

張柳朔

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

矣

授我死節

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為吉射距晉戰

死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衛助

范氏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

諸

子嚮妣之子荼嬖

諸子庶公子也嚮妣景公妾荼安孺子

諸大夫

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

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

有疾疚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

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惠子國夏昭子

高張寘羣公子於萊

萊齊東鄙邑

秋齊景公卒冬

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

公子陽生來奔

皆景公子在萊者

萊人歌之曰景公

四書

春秋正義三十五

二十七

方堅

死乎不與塊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疏

間於至無君

正義曰公謂群臣云若間暇於憂虞謂國無憂虞事得間暇則恐有疾疚不得飲樂今既無憂虞又

無疾疚亦且謀樂何憂乎無君

注師衆至失所

正義

曰師衆之往釋詁文也周禮五百家為黨言其共居一所故以黨為名是黨為所也經書閏月葬齊景公長歷閏十

一月禮葬乃有謚此歌稱謚明是葬後傳言冬十月者記公子出奔之月其萊人之歌在公子出奔之後杜以文承

十月之下故云蓋耳公羊以為喪以閏數謂通數閏月穀梁云不正其閏也謂喪事

不數左氏無傳未知所從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

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

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子思子產

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暨息也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

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僭差也濫

溢也皇暇也言駟秦

疏

詩曰至攸暨正義曰詩大雅嘉樂之篇也言在上者不解情

于其位民之所以得安息

駟秦棄位僭上是情于位也

商頌至多福正義曰商頌殷武之篇歌成湯之德不僭

差不濫溢不敢怠惰而自暇以此之故上天命以多福也

詩於怠皇之下更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言命以多福

不復具引詩文取其意而言之也杜云違詩商頌上言

詩下言頌以駟秦於此二詩皆違故言違詩與商頌

三十一

春秋正義三十五

二十八

方堅

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任城元晉趙鞅

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奔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叔還會吳于相

無傳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齊陽生入

于齊

為陳乞所逆故書入

疏

注為陳至書入年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

正義曰成十八

入此為陳乞私逆既入而立之故依例書入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弒荼者朱毛與

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

明而書之

疏

注弒荼至弒主而書乞弒其君者以荼死由乞故書乞弒

正義曰實非陳乞弒荼

也此與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俱非弒君之首春秋顯而書之以為弒君之主所以惡此三人釋例曰諸懷賊亂以

為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

是說罪之意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宋向巢

師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

寅于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

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正義曰

時楚既滅蔡使棄疾為蔡公子于子皙之入也傳稱朝吳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與陳之盟更

許復其國其年平王即位更封陳是與盟也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

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

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偃蹇驕敖

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

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

下也需疑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

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

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誅二

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

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

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

乞鮑牧牧鮑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

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

來奔圍晏嬰之子圍施不書非卿疏需事之下也正義曰需是懦

為事之下者勸其決斷而盡殺之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

春秋正義三十五

三十

余

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

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奔盟逃讎亦不如

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

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

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

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

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

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

而後還

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

是歲也有雲如

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

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

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

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祭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

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遂弗崇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

狀三仕

春秋正義三十五

三十一

何通

大天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四水在楚界

禍

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

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

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

常

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

有此翼方今失其行亂其紀

綱乃滅而亡

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翼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

又曰

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又逸書言信出己則福亦在己

疏

注前已至是敗 正義曰劉炫言十不吉謂戰當敗

當謂今伐更貶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以規杜氏今

劉非者杜言退還亦是敗者以傳十退不吉是不得好退

是雖欲退還亦必敗也故云退還亦是敗但文不委悉劉

以為退還謂是好退而還以規杜非也 問諸周大史

正義曰服虔云諸侯皆有大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

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杜以問周大史於文自明故不

煩釋 不穀至移之 正義曰言已若無大罪天其妄天

之乎必是身有大罪天乃下罰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注

四水在楚界 正義曰此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

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

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也

夏書至而亡 正義曰此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也彼云

惟彼陶唐有此翼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多

帥彼天常一句又宰小異者文經篆隸師讀不同故兩存

之賈服孫杜皆不是古文故以為逸書解為夏桀之時唯

王肅云大康時也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

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

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統 八月齊邴意茲來

天下四方故云有此翼方也

奔 高國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召在七月今在

次 陽生駕馬而見南郭且于 且于齊公子 八月下記事之

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且嘗獻

乘之 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 出萊門而告之故

魯郭 闕止知之先待諸外 闕止陽生家臣子 公子

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 壬陽生 戒之遂行

戒使無滅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

不言言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子內子士母僖

子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

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

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

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

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公嘗倚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悼公

春秋正義三十五

三十三

余

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

一大夫言已可為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

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

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

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去鬻姒茶之殺王甲拘江

說囚王豹于句瀆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

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

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

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

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

之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

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

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

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莫布之

下葬諸父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及冒淳地名實以冬

春秋三傳卷三十一

三十四

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疏注召在至之次正義曰

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之下知其召在七月也今傳在八月下者欲令下接十月

立之是記事之次也邢意茲來奔者自以高國之黨八月

來奔耳僖子使召陽生自以七月之時別使人召之非遣

意茲召也賈逵以博文相連謂遣意茲來召又惟其日月

錯誤云其說未聞杜以此故為注云高國黨以隔之注實以至告魯正義曰傳言十月立陽生陽生既立之後

方遣朱毛殺茶則茶死在冬經書為秋殺者記陽生初事

入齊之始遂連茶死二事通以冬始來告言陽生秋入茶以秋死故並書於秋也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

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郟郟今琅邪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他國言歸於言來內外之辭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定八年鄭始叛

師侵衛衛不服也

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

郟吳欲西朝中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是時吳過宋得百年

魯

不可以後宋且魯百牢晉大夫過十

晉大夫范鞅也在昭

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

春秋三十二

卷三十五

三十五

徐中

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

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

有當數

若

亦弃禮則有濞者矣

濞過也

周之王也制禮上

物不過十二

上物天子之牢

以為天之數也

天有十二次故

制禮象之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

人弗聽景伯曰天將亡矣弃天而背本

違周

為昔本不與必弃疾於我

其弃凶疾來伐擊我

乃與之大

宰嚭召季康子

嚭吳大夫

康子使子貢辭大宰

詔曰國君道長

言君長大於道路

而大夫不出門此

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

畏大國不敢虛國盡

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

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

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

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

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

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

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反自郢以吳為無能為也

弃禮知其

不能

疏

吳王百牢

正義曰三制云君十卿祿魯牢晉大矣過十故吳王自謂合得百牢

注有常數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

常數也注上物天子之牢正義曰周禮掌客云王合

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

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以莫敵用

故用王禮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

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

如彼記文諸侯共天子之膳唯一犢耳而得有十二牢者

若是天子大禮必以十二為其其餘共王之膳食自用犢

為食耳非謂獻大禮者唯一犢也

弃天而背本

正義

曰棄十二之數為棄天違周禮是背本注大伯至衣也

正義曰矣世家云大伯及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

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

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大伯之奔

大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說大伯仲雍適吳之由也魯人
不堪吳責故舉吳之上祖以許之二人同時適吳而大伯
端委仲雍斷髮者大伯初往未為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
周禮及仲雍民歸稍多既為彼君宜從彼俗曲禮云君子
行禮不求變俗仲雍為彼人主不能行周人之禮致中國
之化故文身斷髮放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
以為禮也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
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
害杜言辟害辟此蛟龍之害大伯之時未有周禮言治周
禮者謂治其本國岐周之禮非周公所制禮也嬴以為飾
者羸其身體以文身為飾也端委禮衣者王肅云委貌之
冠立端之衣也此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
皆文身斷髮然則文身斷髮自辟害耳史記以為示不可
用二人亡去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
用也皆馬
遷繆耳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

五十五 春秋正義三十五 三十七 季康

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

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伐小國不仁民保

於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

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恠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

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

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

東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

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

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以荅孟孫所恠且阿附季孫之可乎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

倭直不同故罷鄉段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鐘聲邾

禦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

不許曰魯擊并聞於邾言以近吳二千里不三

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成

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

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

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

亡國與殺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

有瑕立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氏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

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曰魯弱晉而遠

吳馮恃其衆馮依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

辟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

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

鄆衍鄆衍即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秋而背之

成求而不違

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

四方諸侯其何以

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

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

貢于吳言其國大

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為私屬

以私

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為明年吳伐我傳

疏

注諸侯至

執帛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諸侯

執玉也典命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

是世子執帛也知諸侯執帛者以世子既繼子男附庸君

亦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附庸無爵雖

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

各稱朝附庸君亦稱朝是與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

庸是國此言執三帛者萬國國之執帛唯附庸耳知附庸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三十九

執帛也案尚書有三帛公之孤諸侯世子附庸君此唯言

附庸者以傳云禹合諸侯又云執玉皆摯君身言之故不

數世子及孤也下云萬國故唯據附庸言之王制云不能

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立云不合謂

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

其名通也如彼云附庸不得朝會而禹會萬國有附庸者

附庸不得特達天子耳禹會諸侯諸國盡至附庸從其所

附之國共見天子故有執帛者言萬國者舉盈數耳鄭立

注尚書以為數正滿萬國案益稷州十有二師鄭以為每

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摠

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州得有千二百國者以

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為方

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

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為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

里之方二為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為五十

里之國八百摠為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

里是州別千二百國也鄭玄二畿內四百國者皆謂五十里國也杜云諸侯執王附庸執帛是與鄭異也尚書傳云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以百里之方二爲百里之國一又以此百里之方一爲七十里之國二有奇知者但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共方七十里之國唯有七七四十九是爲七十里之國二仍有十里之方二在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則千里之方三爲國七百有奇有百里之方二在注孟孫至不可正義曰傳於異人之言更應加曰今無曰者作傳略之論語之文此類多矣雖魯上無曰要言與大夫對反不得爲大夫之辭故以爲孟孫忿答大夫也服虔以上二句亦爲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杜以上屬爲便唯以此句爲孟孫言耳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鄭玄云手持兩木以相敵是爲擊柝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守備警言戒也

四季 春秋正義三十五

四十

王定

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相謚冬鄭師救曹

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

曹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

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

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

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

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

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

大城鐘邦 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疏** 或夢眾君子正義曰曹人

夢見多人不識姓名故唯云眾君子也服虔云眾君子諸國君妄耳好田弋正義曰周禮司弓矢云矰矢用諸

弋射鄭玄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可以弋飛鳥說文云繳生絲也謂用生絲為繩繫矢以射鳥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人背晉而好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 **疏** 注

人至入告正義曰傳例曰不有其地曰入案傳宋實滅曹而有之經書為入故杜原其事而解之 **吳伐**

春秋正義三十五 四十一 王疏

我夏齊人取讎及闡 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國縣北 **疏**

取讎及闡正義曰公羊穀梁以為賂齊謂前年魯伐邾取邾子益益是齊甥畏齊故賂之非左氏意也 **歸**

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

伯過卒 無傳來同盟而赴以名 **疏** 杞伯過卒正義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案

悼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

是悼公之子疑譜誤 **齊人歸讎及闡** 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 **疏** 注不言至

使也正義曰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此不言來故解之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肥子

宋大 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毀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

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

之終曹人之夢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可

伐不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

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公

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

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

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魯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

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

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

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

不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知懼

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

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僑田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

水滋鄆人亦僑田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

克之鄆人教吳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

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

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

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吳

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

春秋正義卷三十五 四十三 鍾

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

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明日舍

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卒三

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及稷

門之內三百人行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

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

三遷畏微吳人行成求與將盟景伯曰楚人

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

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

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

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乃請釋子服何於

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不

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

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

而還不書盟恥吳夷疏問於孫輒正義曰定十二年叔

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吳子今問之君子違不適讎

正義曰謂有故而去者也本國於己無大讎怨已無報怨

之心則違而不適讎國武王討紂之罪以告衆云撫我則

后虐我則讎若父本無罪而枉被誅殺如五負之徒志在

復讎適讎亦可矣不得以此言格之也若父以罪而受誅

者如鬪卒之徒本自不合怨君故卒亦不殺怨也注未

臣至其難正義曰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性命非

復己有故不復得爲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

恩未絕故可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

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若使子率正義曰率謂在

在宣十五年

猶無城下之

以言不見從故負

乃請釋子服何於

釋舍也魯人不

不書盟

疏

問於孫輒正義曰定十二年叔

正義曰謂有故而去者也

注未

三玩

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
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為之宰文繼武城之
下是為武城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
言故知恐為武城內應傳載漚管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
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 注以言至出盟 正義曰劉
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舜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
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
為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以規杜今杜知負載是負載書
者以周禮司盟掌盟載之事故傳云士莊子為載書此上
有將盟之文下即云負載之事故知是載書也劉以負載
謂背負器物然則景伯魯之大夫親 齊悼公之來也
自負物不近人情而規杜過非也

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

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弟敢與也齊侯怒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譙及闡或譜

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

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

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

邾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

太宰囚諸樓臺梏之以棘梏雍也使諸大夫奉

太子革以為政革邾太子桓公也為十年邾子來奔傳秋及齊平

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閻丘明來

涖盟 明閭丘嬰之子也 且逆季姬以歸嬖 季姬幼侯所通

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公子愬之公謂鮑子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

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 潞齊邑 若有之

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

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

以入遂殺之 麋亦東緯 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闞

季姬嬖故也 **疏** 注明閭丘略之 正義曰魯以女見伐喪邑又屈服求盟是可耻

之事二盟皆不書者諱其惡而略之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宋皇

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書取覆而敗之 雍丘縣屬陳留 **疏** 注書取覆

而敗之 正義曰莊十一年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其師釋例曰覆者謂威力無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見禽

制故以取為文專制之辭也案傳鄭師圍宋雍丘宋望瑗復於鄭師之外築壘使合表裏受敵無處可逃子姚救之

又大敗而宋師乃號令使有能者無死是其合軍盡禽敵人制其死命是於例正合書取也 夏楚人

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子孟綽辭師于吳 齊與魯平故辭

吳師 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

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年吳鄭武子賸之

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武子之屬請外取許

之瑕請取於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

每日遷舍作是整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

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郊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秋

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

今廣陵 韓江是 晉趙鞅卜救鄭過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

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

得水故沈 可以與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不利

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

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位名

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炎帝為火師神

有火珠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

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

既盈而得水 位故為如小

之滿不可馮游 言其波流盛

鄭方有罪不可救也

鄭以孽寵伐 人故以為有

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

救鄭則當代 宋故不吉也

陽虎

以周易筮之遇泰

乾下坤 上泰

之需

乾 下

坎上需泰 六三變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

不可與戰泰六五 曰帝乙歸妹以社

元吉帝乙紂父五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 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

微子啓帝

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

宋鄭為昏媾甥舅之 國宋為微子之後今

卜得帝乙之卦 故以為宋吉

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

春秋正義三十五

四十八

蔣維

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吉在彼則我 伐之為不吉

䷗

宋公

伐鄭 正義曰虛舉經文者為下趙缺救鄭起并以終上 取鄭師之事也 遇水適火 正義曰服虔云兆南行適

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 因兆而細曲者為水 注趙缺至水位 正義曰秦本紀

秦伯翳之後為嬴姓也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 伯翳後世為盈泄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為秦一

曰季勝其後為趙今一趙缺伐宋故以贏子二姓為占也 遇泰之需 正義曰乾下坤上泰乾為天坤為地地在

上天在下象曰天地交泰泰者大也天地交合萬物大通 故名此卦為泰乾下坎上需彖曰需須也言雲在天上須

散而為雨故名此卦為需 注不可至大吉 正義曰泰

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之文也既引其文又解其

意帝乙紂父殷本紀文也易之交位五為天子故於六五

之六稱帝乙也其象亦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六是陰爻也

五是上體之中居天子之位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秦者陰陽交通之時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行願不失其禮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杜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杜說與彼同案易稱高宗伐鬼方者實伐之帝乙歸妹者實嫁之其女有賢德名聞昭著故得載之易象但書典散亡不知嫁與何人為誰之妻 宋鄭甥舅 正義曰宋鄭異姓必嫁娶往來或可時實有親故為甥舅輒言甥舅者言其昏姻勢敵 冬吳子敵則無以相傾宋有福鄭必衰言鄭不可助也

使來做師伐齊 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

齊 書會從 **疏** 邾子益來奔 正義曰八年歸邾子益不與謀 **疏** 于邾傳云邾子人無道吳子使大宰子

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蓋將歸吳而囚之今言來奔當是自吳逃而來適魯傳稱齊甥也遂奔齊經不復書其奔齊者凡諸來奔既至魯而更復奔他國者已去其位略賤之不復書齊慶封亦是也 注書會從不與謀

正義曰往年吳來做師是與我謀也而從不與謀者與謀者謂彼此和同計謀然後共伐則是我為伐主故言及某同行不與謀者謂彼心自定遣來召我則彼為伐主我往會之故言會某伐某今吳伐齊之意已定做師者來召魯耳於例止當言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以疾

赴故不 **疏** 注以疾至書弒 正義曰傳稱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則陽生被弒矣而經書卒是以疾死

赴也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傳稱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知此亦以疾死赴故不書弒也八年臧賔如齊蒞盟齊問丘明來蒞盟是再同盟故赴以名杜不言略之 **夏宋人伐鄭** 無傳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

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無傳書歸齊納之

疏 注書歸齊納之 正義曰定十四年衛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故今自齊歸衛也成十八年傳例曰凡

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 此書自齊歸知是齊納之 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 **疏** 注

以名故書 正義曰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 秋葬薛 此夷當代為君爾來未同盟而赴以名故書

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

不書陳人來 告不以名 **疏** 注季子至以名 正義曰傳稱延州來 年來聘書名則此亦宜書名今

不書者陳人來告不以名也 春秋正義卷三十五 五十一 沈文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終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

郎郎齊地邾鄰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

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夏

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

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

令再令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犁

及轅

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

毀高唐之郭侵及

賴而還

疏 注犁一名隰三年傳稱齊晉戰于黎丘知伯親禽顏庚

正義曰黎即黎丘也二十

庚即涿聚也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黎一名隰

秋吳子

使來復傲師

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

陳即吳故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

不務德

二君吳楚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

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疏

注季子至十餘

春秋正義卷十五

五十二

鐘

正義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說務德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是札故計跡其年言雖老猶能將兵也孫毓以為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趙孟知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

出奔鄭

書名貪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

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

書

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無傳赴以名故書之

疏

注赴以名故書之卒虞母代結為君爾來未同盟來赴故書

正義曰四年滕子結

也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

奔宋書名 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為鄆故鄆在前年國書高無平

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

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

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自度力不能使 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

之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 子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

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 不戰為不臣魯之羣室眾於齊

之兵車羣室都 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

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根季氏專政故不

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

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

已之公朝侯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 中地名武叔呼而問

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

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

夫也知冉求非已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蒐闕孟孺子

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為右子

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

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

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

人三百為已徒卒步兵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

春秋正義三十五陳彬

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

務人務人公為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縣役煩

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

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死師及

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

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

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

軍冉求之師右帥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瓊陳莊

涉泗

二陳齊大夫

孟之側後入以為殿

之側孟氏族也字反

抽

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不欲伐善

林不狃之伍

曰走乎

不狃魯士五人為伍敗而欲走

不狃曰誰不如

我不如誰而欲

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言止戰惡足為賢皆無戰志

徐步而死

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師獲甲首八十

冉求所得

齊人不能師

不能整其師

宵謀曰齊人遁

謀間

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

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

二子與孟孺子同車

子羽

四·十五

春秋正義三十五

五四

朱玩

銳敏

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

我不欲戰而能默

心雖不欲口不

言洩曰驅之

言驅馬欲奔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

乘皆死皆殞

皆俱也

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可無殤也

時人疑童子當殤

冉有用矛於齊師

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

負不殊

疏注時人疑童子當殤

正義曰喪服大功章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未成人

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般人之

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夏陳轅
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是其異於成人也

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

女封內之田 悉賦稅之有餘以為己大器大器鐘 鼎之屬國人

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服

脯焉糗乾 飯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

具此 醴粳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 先見逐

稻醴梁糗服脯 正義曰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 齊鄭玄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恬酒矣則醴

是濁酒也月令命作酒云秫稻必齊是以稻為醴也釋草 云蘗赤苗芑白苗郭璞曰今之赤梁粟好梁粟皆好穀也

春秋正義三十五

五十五

將傳

內則鄭玄注云服 脩捶脯施薑桂也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

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博贏齊邑也二 縣皆屬泰山中

軍從王吳中 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

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 大夫齊國書將中軍

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

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 獲死事之功示子陽與

閻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 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

國子 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 勉之將戰公孫夏

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陳子行命其徒

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

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

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

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

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

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疆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

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立明陳書

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

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劔鉞

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進賜子貢孔子弟子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公

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

新篋尉製之以玄纁尉薦也加組帶焉寘書于

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

殺國子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

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

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鷹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

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

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

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

為沼吳其泝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

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

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盤庚南書也顛越不

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

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

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

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

屬鏹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

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

伐齊勝之盈之極也
為十三年越伐吳起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

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疏

善有 備 歌虞殯 正義 曰賈逵云虞殯

送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

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

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為之據此挽

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顛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

之擊虞駭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

為害也復存之 使問弦多以琴 正義曰禮以物遺人

禮之問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贛論語云問人於

他邦皆是也 注鼓以至退軍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鞀

鼓鐸同其所異者廢鐸而鳴鏡耳如鄭此言則進退皆有

鼓而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者周禮是教戰之法其

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

按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此傳云吾聞鼓而

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 衛賜 正義曰子貢衛人

故稱衛賜 注盤庚至種類 正義曰彼文云顛越不恭

曾遇茲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此

得字少於彼引之略也孔安國云顛殞越隊也不恭不奉

上命孔言墮隊謂受上命而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

其人性自顛越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名以截臯為

劓劓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也易謂轉易無使轉

生種類不令更有惡子孫也 將死 正義曰吳語云子

胥將死曰而將吾目於吳門以見越人之入吳國之亡也

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

之尸盛之鷓夷而投之於江賈逵云鷓夷革裹也

衛大叔疾出奔宋

疾即齊也

初疾娶于宋子朝

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子朝出出奔孔文

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

妻之娣寘於犁犁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

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

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遺疾之弟

疾臣向魍為宋向魍臣納美珠焉與之

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及

春秋正義三十五

五十九

魏奇

栢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

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禘

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終言疾之失所也

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

孫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悼子即位故夏

戊為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

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

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用曰簋甲

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

木木豈能擇鳥

以鳥自喻

文子遽止之曰圍豈

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

圍文子名度謀也

將止

仲尼

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疏

注胡篋至曰篋

正義曰胡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篋言禮事論語衛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

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

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

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胡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

或相從而誤甲兵至聞也正義曰對靈公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此以

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答非輕甲

春秋正義三十五

卒

魏音

兵也魯人至乃歸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季康

季孫

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

欲以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使

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三發

問卒曰

卒終也

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

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

不公答

而私於冉有

曰君子之行也

行政事

度於禮施取其厚事

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丘十

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

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弗聽

為明年用田賦傳

疏

注丘賦至田賦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

正義曰司馬法

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為革車一乘今用田賦必改其舊但不知若為用之賈達以為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為丘也杜以如此則賦稅大多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并共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為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為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五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彦謙點勘

